

Classical——经典文学

# 思无邪

鲁敏——著

鲁敏



# 思无邪

鲁敏——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思无邪/鲁敏著. —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8.4

ISBN 978-7-5411-4992-4

I. ①思… II. ①鲁…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  
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39617 号

SI WU XIE

思无邪

鲁敏著

责任编辑 孙学良  
封面设计 叶茂  
内文设计 史小燕  
责任校对 段敏  
责任印制 喻辉

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 (成都市槐树街2号)  
网 址 [www.sewys.com](http://www.se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7 (发行部) 028-86259303 (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排 版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0 mm×203 mm 1/32  
印 张 12.5 字 数 300 千  
版 次 2018年4月第一版 印 次 2018年4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4992-4  
定 价 54.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028-86259301

## 目录

白 衣 .....	1
颠倒的时光 .....	67
逝者的恩泽 .....	101
风月剪 .....	153
思无邪 .....	200
纸 醉 .....	244
离 歌 .....	302
燕子笺 .....	318
第十一年 .....	357
跋：记忆望着我 生活望着我 ...	391

## 白 衣

1. 对老崔来说，他的人生巅峰也许就是最后的这个葬礼。除了附近的老老少少，尤其是一些老病号及病后痊愈者以外，村长王志高、村会计老邹及周围的几个村民小组长也都来了，这再一次证明了赤脚医生老崔在东坝村无可替代的地位，他的亡故好像突然让所有的人都意识到了这一点，以后，大家被鱼刺卡了、牙疼了、半夜发高烧了、下地扭腰了、吃馊饭拉肚子了、闹月经痛了、羊角风发作了，找谁上门来瞧病呢？

老崔的婆娘有些驼背，连日来的悲伤、葬礼上近乎高潮的悲痛似乎更加加重了这一特点，她那沾满鼻涕的脸几乎一直低到腰间，看上去像在向每一个前来问候、吊唁的人鞠躬致谢，这与她的地位是有些不相称的——通常来说，一个葬礼的主角并不是躺在地里的那个可怜的人，而是他的亲人们，这些依然活在世上的人们，可以按照他（她）与死者关系的远近，表现出相应的、恰如其分的悲痛，从而构成整个葬礼的细节和华彩，并成为这场葬礼结束后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从这个角度来看，崔医生的婆娘，这个驼背女人，尽管她那么丑而老，不善言辞，但她还是应该表现得稍微出色一些，比如，对王村长、邹会计及村民小组长等村组干部的大驾光临作简短的答谢辞；强忍悲痛对那些拖着病体前来观礼的老病号说一些抚慰之言；对那些被崔医生妙手回春

治好的人呢，可以见物思人、泪如雨下；对木讷的、活像是来看热闹的那些邻居们则可以顾自沉浸在悲伤中看都不看一眼。不过真是可惜呀，她就那么没有身份地对每个人都同样弓着腰、欠着头，头发散乱，脸色粗糙而发红，嘴中发出含混不清的哭诉，她翻来覆去念叨的几乎是同一句话：你那么会帮人瞧病，怎么没把自己给瞧好的呐；你那么会帮人瞧病，怎么没把自己给瞧好的呐；你那么……

陈冬生挤在那些邻居中间，暗自替崔医生可惜，他婆娘用这句话来哭灵听上去简直是有些讽刺呢，看来，作为一个即将接班的赤脚医生，找一个举止得当的媳妇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在老崔的这个葬礼上，陈冬生终于结束多日的徘徊，决定接受村长的建议：到乡卫生院培训，接替死去的老崔，做东坝村的赤脚医生。

决定做出了之后，陈冬生自己都有些吓了一跳，真的要留在东坝，在那些有气无力的病人中间度过一生么？难道说老崔的葬礼上有什么东西打动了自己：那几个村干部有些夸张的沉痛？那些病人们恹恹而失落的眼神？老崔婆娘笨拙而无知的悲伤？真是莫名其妙，有些决定，就像一阵风或一场雨，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来了——从这个角度而言，老崔这个葬礼的意义还真有些不同寻常：它就这样轻飘飘地决定了高中毕业生陈冬生后半辈子的主要职业和人生角色。

事情往往就这样，一个人的死亡跟一个人的出生一样，往往影响乃至左右着另外一个人、一群人或一个国家的命运，即便像老崔这样一个微如芥粒的乡村医生。

村长王志高接过老崔家儿子递过来的烟，控制着表情深深地

吸了一口，半日没抽烟了，真他妈的惬意，崔家今天散的是软壳南京烟，味道够正。王志高从烟雾中悄悄地看了看人群中一动不动的陈冬生，那小子脸上露出一种若有所思的表情，他到底在想些什么？今天的出场看来真是一箭几雕，不仅代表了东坝村的民意，表示了对老崔的尊敬和感谢（王志高的小脚母亲患有很严重的脚鸡眼，全是老崔负责定期修理），说不定，还能让那个姓陈的小子转过心思来，在东坝，就他这样一个高考落榜生，做一个赤脚医生，也算是出人头地了，他的父母将会受到左邻右舍发自内心的尊敬；为了开到既管用又便宜的好药，每个病人的家里人都会对他露出讨好乃至巴结的笑容；一到逢年过节，他还将会收到老病号们或重或轻的人情礼品；他将来会讨到令人羡慕的标致媳妇，哪天生个儿子，收到的老母鸡能让他开个养鸡场；就是到死，也会像老崔这样有个风风光光的葬礼。人这一辈子，别的还图个什么呢……哼，瞧他还老是不情不愿的，光是惦记着到省城打工，真是太没眼光了，到城里，除了赚点辛苦钱和城里人的偏见白眼，别的还有什么？总有一天，这个陈冬生会感激自己给他指了这条正路子。

2. 陈冬生在镇卫生院举办的赤脚医生培训班里迈开了他乡村医生生涯的第一步。

所谓的培训班总共只有三名学员，另外两个是南坝和四联的，一个是退伍兵，算是见过些世面的；一个是正宗农民，但因为是卫生院院长远房亲戚，因此半路出家来学赤脚医生了。另外两个人都已经成家了，一比之下，更显得陈冬生太嫩，嫩得都叫人有些替他担心：能不能把一整个东坝村男女老少的小毛小病交给他处理？

仗着年龄和经历的优势，退伍兵和院长亲戚经常会拿陈冬生开玩笑，说他第一样要学会的是避孕药具的使用，以防给女病人出诊时发生紧急情况不知如何应对；另外，打针的功夫也很重要，尤其是那一戳，事先要在即将被戳的地方做好铺垫，要揉一揉，捏一捏，真的戳的时候呢，一定要准，要用足劲用巧劲，但要注意速度，要慢慢推进，有节奏感，特别要控制好出水速度，不能太快……只有功夫好了，病人们特别是女病人们才会口耳相传，帮你做不要钱的广告，保证会带动一大批病人们排着队找你……

尽管离开中学已经大半年了，陈冬生还保持着一些高中生的腼腆和偏激，这些玩笑所暗示着的男女之事让他的脸色一下子变得通红，他一点不掩饰脸上的厌恶，迅速转过身去，不再理会他们在后面爆发出的快活笑声。

好在集中培训的时间很短，很快，他们就分散到各个科室去实习了。镇卫生院虽然不太大，倒也五脏俱全，中医、妇科、儿科、内科、牙科、外科、计生室等等，但大多仅限于一些常见病，真正有了大病或需要动手术，镇医院会有专门的车子拉着病人和家属送到两百里以外的县医院，因此，整个卫生院最吃香的，除了院长之外，倒是那个开医护车的驾驶员小余了，他开得稳与颠、快与慢，往往决定了一个病人的痛苦与否及生死存亡。陈冬生做事不会分心，只是一门心思低下头来学习各科医生的门诊招数，倒是最后才认识那个鼻孔朝天的小余，而认识小余还是因为护士梅云。

护士梅云是外科的，在镇医院，最常见的外科手术主要是伤口处理与包扎、骨头的复位与矫正、疖疮的划割等，陈冬生从小就有些不合时宜的洁癖，每每看见那些血肉模糊、脓水横流的场



面总有些控制不住的恶心，但想到日后有可能要独自处理这些东西，他便皱着眉头，暗暗地咬起牙齿，强迫自己盯着病人的患处看，越是这样，越是难受，往往到中午了连饭也咽不下。因此，陈冬生最佩服护士梅云了，她看上去也很年轻，也许只比陈冬生大上两三岁吧，长得那么细细巧巧的，走路轻轻飘飘的，处理起伤口来却特别漂亮干净，都不要当班医生烦神，她这里手起刀落，该割的就割了，该破的就破了，然后一转眼，又上了药粉包扎得整整齐齐的了，叫病人连呻吟叫苦的工夫都没有。

梅云觉察出陈冬生羡慕的眼光，并不矜持，再来了病人就主动地把着陈冬生的手教他，如何看口子，如何下刀子，如何去血块，如何撒药粉，等等。除了母亲，这还是陈冬生第一次碰到女人的手呢，他有些木木的，不知是怕那些伤口，还是怕梅云修长柔软的手指，总是放不开手脚使不上劲儿。梅云有些好笑，以为他不知如何分辨伤口上的肉，就激他：当真的，你眼力就这么钝？好肉坏肉都是肉，你不要想那么多，别把它们看作肉，就看成泥巴好了，把它们分分开就行了，就像小时候玩黑白泥团的游戏，宁可多去掉些白泥，也不要留一星子黑泥，这样剩下来总归全是干干净净的白泥……

梅云真是个好老师，她手法标准，动作利落，又非常有耐心，慢慢地，陈冬生就可以独自操刀了，看上去还挺像样，病人们一口一声的“陈医生”更让他感到一些特别的亲切和成就感。为此，陈冬生更加感激梅云了，在感激之余，他又觉着一些其他的东 西，似乎总想要找机会跟她说话或者随便什么，哪怕只要待在一间屋里，就够让他满足的了。有时候，他明明已经会某个手术了，却故意装出突然遗忘的样子，要梅云过来教他，这样，他会有机会再次碰到梅云的手、闻到她护士帽里散发出的洗

发水清香，有时，陈冬生甚至想，要是，一直跟梅云做同事那该多好呀，因为那样就可以天天看到她了……然而，时间太快了，在外科的实习终究还是要结束了。陈冬生明白他必须说点什么。

离开外科的前一天中午，鼓了半天勇气，他才对梅云开了口，说晚上请她下馆子吃饭，吃完饭到电影院看电影。

什么？梅云像听到了什么意外的新闻似的睁大了眼睛，为什么？她眼里含着笑，好奇而天真地问陈冬生。

我想谢谢你……陈冬生有些言不由衷，他不知该如何说才更加妥当。

哎呀，你这是干什么，院长早说过，你们是代表镇卫生院在各个村给人瞧病的，你们学得好不好、干得好不好，跟我们镇卫生院的名声也有很大的关系哩……每个赤脚医生在我这儿实习时我都是这样教他们的，这次跟你一批的，那个退伍兵，比你要差多了，我手把手整整教了他一个礼拜，他愣就学不会在疖子上划十字口排脓……

梅云的话忽然让陈冬生没了兴致，本来，他还以为，梅云是特别关照自己的呢……

再说，我晚上跟小余约好了到他们家看 VCD 呢，他新买了一台 VCD 机子，说放出来比电影院的效果还要好呢，怎么样，要不，我跟小余说说，你也去看看？

谁是小余？陈冬生脱口问道。

你不认识小余？呵，你真是够可以的，我们卫生院开医护车的呀，个子高高的那个，挺神气，谁都让着他点，你真不认识？

提到小余，梅云的脸上流露出一些让陈冬生觉得陌生的表情，那是什么，欣赏？害羞？自豪？

哦，那就算了吧。陈冬生有些生硬地说，他想起小余那个人

了，除了握方向盘，那个人好像啥都不会，凭什么他整天趾高气扬的，凭什么就非得认识他。

晚上，陈冬生一个人跑到电影院看了场电影，黑暗中，他模模糊糊瞧见那个一同来学习的院长亲戚搂着个女的坐在左前方，从背影看，那女的似乎是卫生院里药房里的，听说是个老姑娘，但长得挺耐看，皮肤白得像牛奶。从上半身就能看出，像牛奶一样的老姑娘跟那个院长亲戚贴得可真近，那么下半身呢……陈冬生的脸在黑暗中红起来，他很生气，替那个老姑娘觉得不值。他提前从电影院里溜出来，在灌满冷风的街上乱转。

陈冬生发现自己的心情异常糟糕，为什么那个胡子拉碴的院长亲戚可以搂着白皮肤的姑娘看电影，他家里还有婆娘孩子呢，而自己，却受到了梅云那么天真无心的拒绝？自己是否真像退伍兵和院长亲戚一直嘲弄的那样，实在太嫩了，都不像一个真正的赤脚医生？说不定梅云在心里也是那么想的？所以她压根都没把自己当成一个成熟的男人来看？

街的最顶头有一个孤独的小摊子，拉着一盏发黄的电灯，陈冬生很想把没有请梅云吃成饭的钱花掉一些，于是他在摊子上挑了个最贵的小玩意儿：一个会唱歌的红色小球，连价都没讲。用劲在硬东西上一敲，那小球里就发出周而复始的电子音乐声：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份，你去看一看，你去想一想，月亮代表我的心……

第二天，陈冬生把这个小球送给了梅云，梅云再次吃惊了，她掩饰着接起小球在桌子上敲了敲，小球马上开始唱起来：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份，你去看一看，你去想一想，月亮代表我的心……这一瞬间，她好像突然明白了什么，脸慢慢地红起来。

陈冬生看到了梅云脸上的红晕，他的心突然一荡，像被打了一针进口强心剂似的，差点夭折的一个什么东西又跌跌爬爬地重新活过来了。

为期五个月的卫生院学习结束了，临行之前，院长亲戚请退伍兵和陈冬生吃了一顿，他好像有些踌躇满志，因为是他掏钱请客，话很多，句句意味深长：赤脚医生么，也算是村里的一户了，随便时代怎么变，有一门手艺在身上，总归是吃香的，要吃有吃，要用有用，要玩有玩，全看各人怎么把握，好好干吧，哥儿们……

退伍兵也借机大发感慨：怎么样，我们现在也算是同门师兄了，又是同行，但我们这个同行不是敌人，你在东坝，他在南坝，我在四联，一人一块地盘，就看谁玩得好了……不管怎么样，有难处相互关照，我们以后，定期聚聚，互通有无，陈冬生，小兄弟，你放心，有什么事招呼一声，我们两个老大哥一定会帮你忙的……

喝了一些酒，又听到这些亲热的话，陈冬生发现他的心里比昨天要舒畅多了，他学着退伍兵举起酒瓶子，让酒从嘴角一直溢到脖子里，一口气喝下半瓶，他的眼睛脖子耳朵现在全都红了，心里面火烧火燎的，一会儿激动，一会儿平静，一会儿饱满，一会儿空白，这种感觉真他妈的男人！

3. 回到东坝的最初几天，陈冬生过得很难受，他像乌龟一样缩在屋子里，手中捧那本油印的《日常医护讲本》，一边留神竖起耳朵，惦记着听外面有没有自行车铃声或急促的脚步声。一天，两天，三天，家里就像块盐碱地似的，根本就没人停下来瞅

上一眼。陈冬生心中觉得奇怪：难道东坝人这两天都不吃五谷杂粮了？都说好了一起不得病了？或者都到邻村退伍兵那里去瞧病了？要是这场子冷下十天半个月的，那可真是坏事儿，好不容易学下的活计还不忘得差不多了……

倒是村长王志高在他回家的第一天就来看过他了。王村长老远就冲他伸出手，一边有些做作地打着招呼：陈医生学成归来啦，幸会幸会！

咳，咳。陈冬生还不太习惯这种寒暄，有些尴尬地连声咳嗽。

这个，我昨天、前天、大前天连续三天都在村广播里广播过了，正式通知大家伙儿，有毛病找咱七组的陈冬生小陈医生瞧，我还替你做广告了呢：高中毕业，正规培训，年轻机灵，绝对妙手回春、药到病除……怎么样，还好吧。

还好还好。

还好？王村长停住笑，他的表情让陈冬生想起他以前的一个班主任，这表情表示他对这个回答不太满意。

多谢王村长栽培，给我这个机会，我一定尽力……陈冬生尽量自然地说。

不客气不客气。这个，在镇卫生院学得挺齐全吧？王村长又接着笑下去。

还好。

我考你一个……嗯，这个，挖脚鸡眼会不会？

挖鸡眼？陈冬生发现自己的头脑一阵混乱，好像没学过，真的没学过，估计连梅云也不见得会，可是，这听起来并不难呀。陈冬生一时怔在那里，感到很羞愧。

哦？王村长没有掩饰他的失望，但到底是村干部，他几乎在

瞬间就恢复了热情，大声地鼓励起陈冬生，没关系，年轻人脑子快，边干边学嘛，像老崔，到最后真是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等你学会了告诉我一声，我让我家小脚的老母亲做你的试验品怎么样？哈哈！他再次爽朗地笑起来，然后告辞了。

第四天，终于有人来找陈冬生了。

巴巴地出门迎客，却发现是邹虎，村上老邹会计的独养儿子，也是镇中学的高考落榜生，比陈冬生早两年。但他混得不错，现在是镇上木器厂的小会计，一个星期只要上两个半天的班，点点钱，做做账，每月都拿工资，平常没事就穿得整整齐齐的在村子里东游西荡，地里的活儿碰也不碰。上学时陈冬生不太喜欢邹虎，总觉得他的做派有些洋盘样儿。但今天看到他，却觉得一阵亲切。

小校友，出息出息！前几天听到广播才知道是你接崔医生的班，不错，这可是个肥差呀，乱世盛世都不愁吃的，说句你不要见怪的话，要是那老崔早死两年，我就不会去那木器厂了，削尖脑袋也要做这个赤脚医生的，那就轮不到你喽……还是你命好，不声不响地就摊上这么个好事，好！好！

也没什么，还不知道行不行呢？在邹虎面前，陈冬生没有掩饰他的忐忑。

这有什么不行的，做医生么，差不多开开药、输输葡萄糖就行了，只要瞧不死人，有什么的；再说，就是瞧死人，也正常，病人，到最后不都是死在医院里么？邹虎带着他一贯自以为是的表情说。

话是这么说……听听邹虎这些歪理，陈冬生心里也轻松多了。这时，他才想起，邹虎是抽烟的，于是从抽屉里找出一包烟拔出一支扔给他。陈冬生不爱闻烟味，但他一直在考虑要不要学

一下，镇上及村里的男人，不抽烟的很少，这个习惯，退伍兵和院长亲戚早就说过他的，他们的理论是，男人么是一定要养成些习惯、有点小爱好的，比如：见了男人，要散烟；见了女人，要开荤玩笑；上了酒席，要醉酒；上了牌桌，要来点小钱；等等，要不然，那活的是个什么劲儿呢？

不客气，你现在也会散烟了，跟学校里真的不一样了，不那么清高了……哎，我问你，有样东西你尝过没？邹虎点着烟、眯起眼睛，歪着靠到长条桌上，一副准备长谈的模样。

什么好吃的？你整天在镇上泡馆子，当然比我见得多了。

什么好吃的？说出来你都会流口水！邹虎故意卖了个关子，连续吐了三个烟圈，这才得意地说，姑娘嘴里的味道，你吃过吗？然后，他注意地盯着陈冬生。嗯，你不用回答，我来猜，哪，我一看你的神情，就知道，你一准没尝过！对不对？

我还没女朋友嘛……冬生只得说。不知为何，他突然想起梅云，她晚上跟小余一起看 VCD 时，会不会互相尝尝对方嘴巴里的味道？哎呀，为什么想到那种可能出现的场景，心中觉得那么别扭？

是啊，是啊。农村就是太闭塞，你说，姑娘嘴里的味道那么香甜，为什么就不能让我们先尝尝呢，为什么一定要确立恋爱关系了才能尝？你看人家外国多好，见面了首先就互相尝尝对方嘴巴里的味道，多好。邹虎一边说着，一边感慨地大摇其头，一副生不逢时的模样。

你怎么就知道，那味道很好呢？陈冬生有些迟疑地问。说起来邹虎也不过才二十出头，他这么早就谈上女朋友了？

也没尝到……差一点，咳，就差那么一点。邹虎的脸色有些暗下来，几乎有些失意的样子。

是谁呀？陈冬生很好奇。

四组的沈小莲你认识的吧，才念完了高一就回家的那个……个子不大，但腰贼细贼细，胸脯老高老高……

陈冬生想起来，是有一个叫沈小莲的提前退学了，这个女生是跟自己是一块儿进高中的，发育挺早，太惹眼了，都不像是个学生，因此她提前退学了谁都不觉得奇怪。哦，她呀，是你女朋友？

也说不上是女朋友，就是差那么一点点。

差什么呢？冬生不明白。

哎，我问你，咱们坐得这么近，你闻出我身上哪里有什么味儿没？邹虎掉开话头，突然问道。

陈冬生嗅嗅鼻子。没有吧，我闻不出。

我自己也觉得没什么……反正是一个学校的，咱们哥儿们说了也不怕你笑话……我高中一毕业就跟小莲联系上了，断断续续也接触好久了……那天晚上，看完电影，真的，那情形很不错、很浪漫，我们走在一起，谁都不说话，然后，我们慢慢停下来，靠近一点，再靠近一点，我想我都快要尝到她嘴巴里的味道了……可是，她突然就躲开我，我拉住她，她却涨红着脸转过头，嘴里像蚊子一样地哼哼着说：你嘴里有股难闻的味道……你说这是怎么说的，我怎么就从没觉得呢？邹虎有些结结巴巴地说，往日那种趾高气扬的精神气完全没了影子。

冬生看了，心中不知为何觉着有些乐了，那个叫沈小莲的看来不仅长得漂亮，也够狡猾的。

所以呢，不瞒你说，今天找你，主要就是想请你给我瞧瞧这嘴巴里的味儿，我知道，报纸上管这叫口臭，多难听，会有那么臭？你刚才不就一直没有闻出来是不是？



你认为你有口臭？冬生忍住笑，拿出一点医生的那种科学的、探究的表情。

要不然，小莲为什么不让我尝她嘴里的味儿呢？事情都过去快一年了，后来我又去找过她好几次，可是她老远的就会把头扭过去不理我，好像我的味儿隔几里地她就能闻见似的，你说急不急人？半年前，我也去找过崔医生，可是你猜他怎么说，他张开他的嘴巴对准我的鼻孔：你来闻，谁的嘴里没味道？果然，他的嘴里一阵怪异的味道让我差点没吐出来！现在看来，也不奇怪，他那时大概已经病得不轻了，嘴里那种怪怪的味道就是一个信号……邹虎又开始滔滔不绝起来，说出了此行的真正目的，他看上去明显轻松起来，像刚刚拉完一泡憋得太久的屎。

邹虎的表情给了陈冬生一些灵感。他像模像样地坐到桌子前，又让邹虎坐到桌子边的椅子上：张开嘴巴，让我看看你的舌苔……大便怎么样？几天一次？

同时，陈冬生身子微微往前倾了倾，又嗅了嗅。果然，有一点，邹虎的嘴巴里有一点味道，但正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绝对谈不上臭，可能每个人都差不多。冬生发现他在镇卫生院并没有碰到这种说来平常却又难以下手的小毛病。

三天一次。很硬，每次都要蹲半个钟点，到最后都干得没法擦了。邹虎很认真地回答。

对，这就对了，中医上管叫这“胃纳滞结、排便不畅”，你这种情况的确是容易在口腔产生轻微的气味……你喜欢吃肉，却不喜欢蔬菜，爱吃米饭却不爱喝糝子粥是吧？这就更对了，没关系，只要你以后注意一下饮食搭配和生活习惯，口臭的症状就会不治而消……冬生慢条斯理满口文绉绉的，就像镇卫生院中医科的那个小老头子。